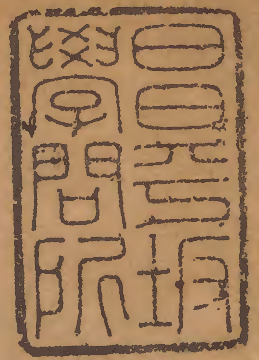


史緯

百卅六之七



漢書門類			
二	三	二	一
二	四	一	三
一	六	三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三	二	漢
二	三	二	書
一	九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64)		
函號	290	140	



史記卷之一百三十六

魏書九

列傳

李順

李順平棘人為中書侍郎從征蠕蠕以功封平棘子世祖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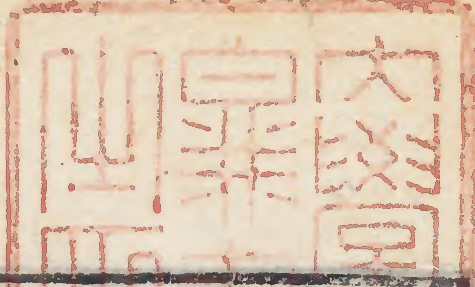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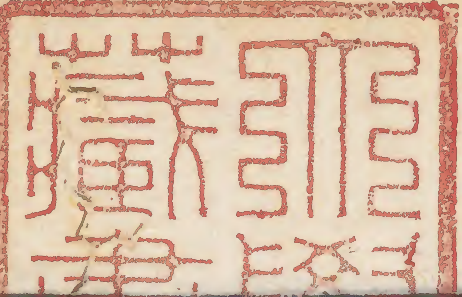
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畧今

欲使總攝所驅之事何如浩曰臣與順婚姻深知其行雖智

足周務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世祖乃止浩弟娶順妹弟

子又娶順女雖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弗之伏潛相猜忌及剋

統萬順謀居多世祖賜諸珍寶雜物順唯取書數千卷從擊



淺草文庫

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遷四部尚書沮渠蒙遜以河西降世祖欲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蕃河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李順卽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不宜爲此使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世祖乃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涼王使還進爵高平公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稱疾箕坐隱几無起拜狀順正色曰不謂此叟無禮至是握節而出蒙遜使追順曰老臣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若太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祇命斯乃老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侯

未若小白之勤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偃蹇自之道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震之以天威敢不翹悚聽命遂拜伏如禮蒙遜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境宇已博但撫柔此民亦足致治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聖王之用兵征南蠻則北狄怨征西戎則東夷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君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爲遽驛告警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啓而從逆主咸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豈獨涼民也順還世祖問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

世但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復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再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曰臣畧見其子竝非才俊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以資聖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於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未足爲晚及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驗矣又言牧犍立一何妙哉朕剋涼州亦當不遠賜絹千匹廐馬一乘寵待彌厚政事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蒙遜數與順遊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罪釁得不聞浩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

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期在不遠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荏苒之間遂及於此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掃蕩河右乃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鑿廢興若朕行師當剋與否順曰臣疇昔所啓私謂可期但民勞既久不宜頻動願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崔浩固執以爲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水草豐美世祖銜之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蒙遜敬信之世祖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蒙遜恐洩其私事殺之順受蒙遜金以病死聞世祖聞之益嫌順涼州既平詔順差次羣臣爵

數兄弟以
私侍母后

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世祖大怒遂
誅之順死後其從弟孝伯用事及浩誅世祖謂孝伯曰順雖
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殺順者浩也皇興初順子敷貴寵追
贈太尉高平王敷襲爵高平公遷中書監宋徐州刺史薛安
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朝議謂誠偽未可信敷
曰劉氏喪亂釁起蕭牆骨肉內離藩屏外叛以皇朝之靈兵
馬之力兼弱攻昧宜在此時况安都珍奇見幾歸命今日之
事機不可失乃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見待二世兄弟在朝
者十餘人弟奕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罪惡顯祖大怒
誅敷兄弟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爲北州所稱時人情

見誅不識
孝義之大
也

之弟式西兖州刺史濮陽侯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每勅
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告然後渡之旣而使人卒至津吏欲
告式使者云我須南往不停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
之使者旣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奕別生弟罔守度支
尚書高祖幸長安罔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高祖舍
洛陽而都之後高祖笑謂之曰卿先年有啓欲朕都長安昔
婁敬一說漢祖卽日西駕尚書說朕西都而朕不廢東遷者
當是古今理殊所以相反耳罔謝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
嶮以自固婁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
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高祖大悅未

幾卒裔孫肅步兵校尉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爲紹求福紹薦爲黃門郎加光祿大夫族人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兼讀釋氏遷國子博士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說勅同軌論難音韻間朗往復可聽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勅祭酒劉廐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夏小正篇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時深慨恨興平中兼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集衆僧於敬愛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羣臣及同軌預席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齊獻武王引

同軌教諸公子每旦入館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卒贈驃騎大將軍

司馬休之

司馬休之晉譙王遜之後劉裕之難休之與子文思奔魏旋卒贈始平公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引與飲宴國璠性疏直因酒醉言已將與温楷及三城胡酋王珍等外叛因言京師豪彊可與爲謀數十人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卿善於其職聽訟斷獄百姓不復匿其情進爵譙王卒子彌陀坐祝詛伏誅休之從子楚之年十七劉裕誅夷司馬氏楚之亡匿沙門中濟江自歷陽西入竟

不報應也

陵蠻中逸休之於荊州及休之為裕所敗乃亡汝穎之間楚
 之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等規圖報復收眾據長
 社歸之者甚多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之楚之待謙
 甚厚謙夜疾欲因楚之來視殺之楚之聞謙病自齋湯藥
 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七首於席下告之曰將軍為裕所忌
 願不輕率以保全楚之歎曰死生有命防豈能盡謙遂委身
 事之其推誠待物得人心如此太宗采山陽公奚斤畧地河
 南楚之遣請降授荊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
 分置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世祖初楚之
 子居徵入朝封琅邪王屯潁州以拒宋楚之與冠軍

將軍安頡

萬餘人上拔之擒宋將朱修之及東郡太守申謨俘
 之寇仇池討宋世祖以民勞不從宋將裴方明胡崇
 之平仇池淮陽公皮豹子督關中軍擊走方明擒崇
 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道蠕蠕遣人覘楚之軍截驢耳
 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知其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以
 為驗耳賊將至矣即伐柳為城以水灌之賊至城已立乃退
 世祖嘉之拜鎮西大將軍朔州刺史在州二十餘年以清儉
 著聞孫悅世宗時除豫州刺史時有董毛奴齎錢五千死在
 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為劫於堤家得錢五千堤自誣言殺獄

至州悅觀察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况靈之曰殺人取錢
 當時狼狽應有所遺竟得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鞘悅取視
 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曰此刀
 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
 之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與鎮南將軍
 元英攻義陽克之詔改宋司州為郢州以悅為刺史封漁陽
 子永元元年城人白早生謀逆斬悅首送梁既而邢巒復懸
 瓠詔曰司馬悅罹禍身首異所董紹銜命囚漂殊域事可矜
 愍尚書可量賊將齊荀子等四人之中分遣二人勅揚州移
 易悅首及紹用慰存亡贈青州刺史楚之庶子躍朔州刺史

此纔是真

河內公表罷河西苑封與民墾殖有司執奏此糜鹿所聚太
 官取給今若與民奉獻時禽懼有所缺詔曰此地若任稼穡
 事須廢封先朝置此豈苟藉獲禽亦以俟軍行薪蒸之用其
 更論之躍固請以與民高祖從之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
 土服其威德

刁雍

刁雍渤海人父暢晉右衛將軍劉裕微時負社錢三萬暢兄
 達執而徵之及裕滅桓玄遂誅刁氏雍為暢故吏所匿奔姚
 興為太子中庶子及姚泓滅歸魏請於南境自效太宗假雍
 建義將軍雍於河濟間招集流散傳檄邊境雍從弟彌亦率

衆入京口，共討裕。裕遣兵破之。太宗幸鄴，雍朝於行宮。太宗問曰：卿家縛劉裕者，於卿親疎？雍曰：是臣伯父。太宗笑曰：劉裕當應憚卿。假雍青州刺史，東光侯使別立義軍，與公孫建攻東陽，建破其北城三十許步。宋青州刺史竺夔於城內鑿地道南入澗水，以爲退路。雍謂建曰：此城已平，宜時取。否？將走盡，建恐傷兵士，難之。雍曰：若懼傷官兵，雍請將義兵先入，建不聽。會宋遣檀道濟救青州，夔因東走。雍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陣，大峴以南處處狹隘，不得方軌。雍請將義兵五千要險，破之。建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死喪將盡，今不損大軍安全而返，計之上也。建引

還雍鎮。尹卯攻克項城，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立徐州於外黃，置譙、梁、彭、沛四郡九縣，以雍爲徐州刺史。五年，邕表曰：臣總統戎馬，戶口殷廣，督課諸屯，以爲儲積，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兵人口累，率皆饑儉，此土乏雨，引河爲用。臣親檢行，觀舊渠堰，乃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漑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爲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頽，渠漑高懸，水不得上。今艾山北河中有洲

渚水分爲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請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泉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詔曰卿憂國愛民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克就爲功何必限其日數也七年雍表曰奉

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爲難設令載穀遠涉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耕墾之業牛車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年乃至猶稱國有儲粟民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船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

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牛運十倍、不廢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大省民力、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別令統萬鎮出兵、以供運穀、卿鎮可出百兵、為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遣船匠、猶須卿指授、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動靜以聞、九年、雍表曰、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况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何以禦敵、臣鎮所轄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至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際、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在、於水陸之次、大小高

下、量力取辦、詔許之、十年三月、城訖、詔曰、卿深思遠慮、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為刁公城、以旌爾功、詔雍還都、拜特進、皇興中、雍與隴西王源賀、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年、特加優禮、賜雍几杖、劔履、上殿、月致珍羞焉、雍恬靜寡欲、好文典、手不釋卷、卒年九十五、諡曰簡子、避魏郡太守、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之、言福門之子、當享長年、遷洛州刺史、卒年七十六、孫柔、字子溫、天寶初、遷國子博士、參議律令、時議以爵邑承襲、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孫弟、柔以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雍族孫雙、拜西河太守、中山王熙

起兵誅元、父事敗，弟畧投命於雙。雙藏護周年，時購畧甚切。畧謂雙曰：「我兄弟屠滅，唯我一身漏刃，相托荷卿見容。但事久變生，萬一發覺，死我分也。無事相累，卿若送我出境，便是再生之惠。如其不爾，當自裁以報。」雙曰：「人生會有一死死所，難遇耳。今遭知己，視死如歸，願不以為慮。」畧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江左。靈太后義之，拜光祿大夫。畧姊饒安公主頻訴太后，乞徵畧還朝廷。乃以徐州所俘江華祖、廼易之，以雙與畧有舊，令至境迎接之。肅宗末，除西兗州刺史。時盜賊蜂起，州人張桃弓招聚劫掠，雙至境遣使諭桃弓。桃弓即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令桃弓追捕，悉擒獲之。州

公肅清遷驃騎大將軍卒

薛辯

薛辯汾陽人，父強與王猛同志友善。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以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平陽公融為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為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萬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

河汾與江東遠隔強

固壘不屈
於堅可謂
義士

士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舍之以勸事
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總部衆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
州姚興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封馮翊郡公年九
十八卒辯字允白姚興河北太守劉裕破姚泓除平陽太守
長安失守辯歸魏除東雍州刺史封汝陰侯明元深加器重
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筭爲朕長安主
人辯務農教戰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卒贈并雍二州刺
史

王慧龍

王慧龍自云晉尚書僕射愉之孫也劉裕微時愉不爲禮及

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僧彬所匿將之過江西上
江陵依叔忱故吏習辟疆後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
魯宗之資送渡江遂奔姚興姚泓滅慧龍歸國太宗引見慧
龍請效力南討俯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曰朕方混一車書
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以衆相資乎拜洛城鎮將鎮金
塘會太宗崩世祖卽位時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
前授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王氏世號鼻江東
謂之臚王慧龍鼻大崔浩見之曰眞王家種也數向諸公稱
之司徒長孫嵩不悅言於世祖以其歎服南人有訕鄙北方
之意世祖召浩責之浩免冠謝及魯軌歸國云王慧龍是王

愉家豎僧彬所通生也。浩聞之，以女故成贊其美。除樂安王範傅，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慧龍往救。慧龍設奇兵大破之。世祖賜以劍馬錢帛，封長社侯，拜滎陽太守。在任十年，農戰並修，招携邊遠，歸附者萬餘家。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頓淮、穎、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蕭斌書曰：魯軌頑鈍，楚之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小子乃令老子忌之。宋文縱反，問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兵入邊，因執司馬楚之以叛。世祖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

自知之風塵之言不足介意。宋文計既不行，復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客呂玄伯，應募爲反間。來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殺左右。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鹵又何憂於刺客？遂捨之。世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寧南將軍，鎮虎牢。未至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羈

觀此則慧龍真王氏之子魯軌誣之耳

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知得在疆場效命誓願鞭
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
實亦俯慚后土修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沒後乞葬河內縣之
東鄉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愧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
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擘申遺意詔許之贈荊州刺史謚
曰穆將士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讚之玄伯感全
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孫瓊高祖納其女為嬪除左將
軍兖州刺史去州歸京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瓊初不候之
騰權傾朝野吞并隣宅增廣舊居瓊終不肯與以此久相抑
屈瓊有孽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

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以鞍馬與之嘗詣尚
書令李崇騎馬至黃閣見崇子世哲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
乃下馬領軍元義使奴遺瓊馬并留其奴王誦聞之笑曰東
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二年除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
子遵業為黃門郎故有此授遵業拜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
崔光為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族人王延明錄義並應詔作
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黃門郎遵業
有譽當時與中書令袁翻尚書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
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
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

未幾禮之脚上發腫夢妻云煮小麥漬之即差如其言創潰而卒行之仕齊為齊郡太守隋初除下差太守以疾不行內外為求醫行之止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也貧既愈富何知死不如生臨終命家人薄葬口授墓誌云隴西李行之以某年月日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為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終而絕邢子才為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殮衣無常主易之而出時以為實錄諸婦相親皆如姊妹趙郡李榮來弔之歎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

也欲與連類即日改名勞之韶弟彥秦州刺史為城人薛珍等所害子充太學博士大將軍蕭寶夤西討充求為行臺郎募眾從征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覺寶夤有異志挺身歸闕朝廷加爵不受痛父非命終身不食酒肉子僧伽修整行業不應辟命時鄭子默有名於世僧伽曰行不適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謂牆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其言尚書袁叔德來候之減僕從然後入曰見此人令吾羞軒冕彥弟虔冀州長史遷清河太守京兆王愉友虔棄郡奔闕宣武聞虔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拔難而來眾情自解矣乃授虔別將令軍前慰勞事平轉長樂太守寶少子

戲續之曰
為傳書如

佐字季翼，車駕征宛鄧，假平遠將軍，齊新野太守，劉忌城守。佐攻拔之，沔北平。廣陽王嘉為荊州刺史，以佐為長史，鎮新野。大軍凱旋，高祖執佐手曰：「沔北洛陽南門，卿既為朕平之，亦當為朕守之。」以佐行荊州事，威信大行，邊民悅附。前後歸者二萬家，徵兼都官尚書卒。子挺，字神儁，以才學知名。除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入為侍中，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為其聲價。鄭伯猷常云：「神儁，人物宗主也。」梁武雅重其名，常云：「彼若遣李挺來聘，我當令劉孝綽往，其見重如此。」性通率，不持檢度。遷鄴，於路見狗，溫子昇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神儁曰：「為逐丞相東走，為共帝女南徂，沙苑之敗，挺策眇焉。」

繫之之雁
為以濕如
濡尾之狐

而走曰：「丁掾之力，馬倒曰：「丁掾誤我喪一妻，又欲娶鄭嚴祖妹，挺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為婚，遂至紛競。一家鬩於嚴祖之門，鄭氏卒歸元明，挺惆悵不已。時人以挺為鳳德之衰，云韶族弟琰之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經史百家無不悉覽。每云：「崔光博而不精，劉芳精而不博，我學兼二子，既精且博，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自誇其文章，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閒，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者，非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耳。」安豐王延明博學多識，每有疑滯，常就琰之辨析，自以為不及也。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舉，因冲寵遇，遂為當

世盛門而情禮淺薄。暮功之服，殆無慘容。相視窘乏，不加拯濟。識者以此貶之。李寶傳本李延壽北史未段出魏書北史為親者諱所以不載也

陸侯侯一門五王可謂盛矣

陸侯用得胡部乃有此人

陸侯，代人也。世領部落。父突太祖時，率部民從征伐，數有戰功。為上黨太守。關內侯太宗踐祚，拜侯給事中，典選部。蘭臺事當官而行，無所屈撓。世祖命與西平公安頡攻虎牢，剋之。賜爵建業公，拜冀州刺史。時考州郡，侯與河內太守丘陳為天下第一。轉懷荒鎮大將。未暮，諸高車訟侯嚴急，請前鎮將郎孤。世祖徵侯還京，侯言：「今以郎孤復鎮，不過周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高車果殺郎孤而

叛。世祖大驚，召侯問故。侯曰：「夫高車之俗，素無禮義，無禮之人，難為其上。臣莅之以威嚴，節之以刑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譏臣為失。專以寬惠治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暮年，無復上下。然後糾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除散騎常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大破之。獲去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曰：「長安地險，民彊，平時尚多反叛，蓋吳不死，秦中之變未已。吳今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眾以追一人，非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

追吳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獲其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吳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獲免，必誑惑愚民，稱王者不死。妄相扇動，爲患必大。諸君不見毒蛇，豈不斷其頭，猶能爲害？况腹心之疾，而可留之乎？遂與之期，而遣之。及期，二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後數日，果斬吳降。遷內都大官，安定。劉超等叛，世祖以侯恩威被關中，加都督。秦雍諸軍事，鎮長安。世祖曰：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爲一。若以輕兵與卿，則不能制。卿可以方畧定之。侯單騎之鎮，超等聞之喜，以爲無能爲也。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超因獻女，侯納之。超猶警備，侯乃率其帳下往觀。

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肉相供。侯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選精兵五百人，僞獵詣超。與士卒約，以酒罷爲期。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世祖大悅，轉外都大官。高宗踐祚，以子麗有策立勲，進爵東平王。卒，諡曰成。長子馥有父風。高宗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爲內都下大夫，奉上接下，逆曉人意，與之從事，無不愛之。拜相州刺史。長廣公請州中有德望者十人，以賓禮待之，詢之政事。號曰十善。又取諸縣彊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歸家爲耳目。於是發

史紀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奸擿伏無事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盜賊斂迹，在州七年，徵為散騎常侍，民乞留者千餘人。顯祖謂羣臣曰：「馘之善政，雖古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馘既不許留，吏民大斂布帛以遺之。馘不受，民因造佛寺，名長廣公寺。後封建安王，宋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附，新民猶懷去就。馘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為奴婢者皆免之。百姓欣悅，顯祖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馘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帝曰：「馘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馘為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高祖。卒，諡曰貞。第五子琇，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

德琇年九歲，馘有傳爵之意，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今年已老，屬汝幼冲，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鬪力，何患童稚？」馘奇之，遂立琇為世子。馘卒，襲爵景明初，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據河內。琇聞禧敗，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首，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振按琇大逆。陸氏大小咸見收捕，會赦。琇已卒於獄，弟凱黃門侍郎，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正始初，世宗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數年之中，抱病忍死，顧門戶計耳。今願畢矣。」其年卒。子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而歎曰：「僕以年老，更覩雙

亦忝厥光矣

璧嘗候黃門郎孫惠蔚，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近在座隅，吾德謝茂先，無以延譽。暉尚書右民三公郎，恭之東荊州刺史，暉與恭之晚不睦，爲時所鄙。馭弟麗少以忠謹入侍，太武賜爵章安子，遷南部尚書。太武崩，南安王余立爲中常侍，宗愛所殺，百寮憂懼，莫知所立。麗首建大議，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郎劉尼迎高宗立之。社稷奠安，麗之謀也。由是受心膺之任。興安初，封平原王。麗曰：陛下承基繼業，奉迎守順，臣子之常，豈敢冒昧以干大典？固辭不聽。麗乃請讓其父。高宗曰：朕豈不能以二王封卿父子？乃別封其父侯，爲東平王。麗遷待中，司徒性至孝，遭父憂毀瘠過禮。高宗崩，

麗瘞病於狄郡溫泉，欲奔喪，左右止之曰：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奸臣所嫉，恐有不測之禍。願少遲回。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不卽奔赴者乎？遂馳往。時乙渾專權，忌而害之，後配饗廟庭。麗長子定國在襁抱，高宗詔養宮內，常與顯祖同處，顯祖踐祚，拜散騎常侍，特封東郡王。定國以承父爵，屢辭不許，又求以父爵讓弟，叡許之。遷司空。定國恃恩，不修法度，延興五年，免爵爲兵。太和初，除侍中。秦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卒。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氏俱舊族，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冲與度世子泉婚親，左右昕之，由是承爵。例降爲公。昕

之尚顯祖女常山公主職位赫奕年未四十鎮撫三蕃卒安
保沈廢不免饑寒神龜初公主與頓丘公主竝爲女侍中有
王女無男以從子子彰爲後子彰事親盡禮丞相高陽王雍
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兒乃過自生矣襲爵東郡公建
義初余朱榮修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王行懷州
事除北豫州刺史轉徐州刺史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崇好
道術會嬰重疾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叡
母張氏字黃龍本恭宗宮人以賜麗生叡襲爵平原王時十
餘歲沈雅好學折節下士時人以宰輔許之太和八年除尚
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十九年叡表曰蕭鸞竊據江左惡盈罪

稔取亂攻昧誠在茲日但長江浩渺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難
以力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自謂遷草
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寮若止
事等行路兵徭竝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讐寇羸弱
之夫內動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敵之兵討堅城之
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往冬之舉政欲曜武江漢示威衡湘
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囊弓卷旆若重馭輕修理華區諷風
洛浦然後簡英畧之將任猛毅之士南取荆湘據其要府則
梁秦以西覩機自服撫附振威回麾東指則義陽以左馳聲
可制然後修仁化以綏近播恩澤以懷遠凡在有心想不思

奮還遣慕德之人效其餘力乘流而下勢勝萬倍豈必茲年
競斯寸尺惟願不紆乘輿久臨炎暑高祖從之敕復請車駕
還代親臨太師馮熙之葬坐削奪尋進征北將軍定州刺
史與穆泰謀逆賜死妻子徙遼西子希道得還以功賜爵淮
陽男涇州刺史

源賀

源賀本名破羌秃髮儁檀之子也儁檀為乞伏熾盤所滅賀
自樂都來奔偉容貌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
賜爵西平侯謂賀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世
祖征涼州以賀為鄉導問攻戰之計賀曰姑臧外有四部

早為之援皆臣祖父臣民臣願宣國威帝必相率歸降外援
既服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世祖乃遣賀招慰下區萬餘
落及圍姑臧專力攻之涼州平遷征西將軍從駕臨江為前
鋒大將賀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世祖屢戒之拜殿中尚
書賜今名南安王余為宗愛所殺賀部勒禁兵靜邊內外與
南部尚書陸麗定策立高宗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迎高宗
賀守禁中為內應麗抱高宗單騎而至賀乃開門高宗即位
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寮謂賀曰朕大賚善人卿任意取之
賀辭以江南未賓府庫不宜致匱固使取之唯取戎馬一匹
而已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

史記卷之二十一
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為劫賊者况
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制律之意以非絕類之
罪故不同謀特垂不死之科今劫盜子弟年十三以可計謀
所不及愚以為可原其命沒入縣官從之出為冀州刺史賀
上書曰臣聞仁莫重於全生德莫厚於宥死犯死之罪雖難
以盡恕然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
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殺人之罪其
坐贓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
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
化庶幾在茲高宗納之久之高宗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

死刑徒充防戍自爾至今所活實為不少生濟之理既多邊
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賀朕復何憂哉羣臣曰非忠臣不能
進此計非聖主不能納此言賀臨州鞫獄以情徭役簡省甚
得人心奸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高宗謂羣臣曰賀
保無此及訊檢華果引証乃遣使者慰勉之賀上書謝高宗
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罔証其不如賀者可不慎乎時
考殿最賀治為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拜太尉顯祖將
傳位於京兆王子推命公卿議之賀固執不可詔賀持節奉
皇帝璽綬以授高祖河內敕勒叛遣賀討之降二千餘落倍
道兼行追郁朱于等至抱罕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虜男女

條萬人爲
游兵

萬餘口雜畜三萬餘頭。賀依古今兵法爲十二陳圖上之。顯祖嘉之。詔都督三道諸軍屯漠南。舊制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進以備北寇。至春仲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非禦邊長計。請募諸州鎮武勇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彊弩十二牀。武衛車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器械。大將二人。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戍耕並行。則兵不勞而有盈畜。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宜爲便。不報。賀乞骸骨。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療病於溫湯。高祖文明太后屢遣使問。

消息。太醫視疾。患篤。還京師卒。謚曰宣。子思禮。賜名懷。景明二年。爲尚書左僕射。加特進。詔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因赦乃出。皆得釋然。自今以後。犯罪不問輕重。藏竄者悉遠流。若久避不出。兄弟代徙。懷奏曰。竊惟聖朝之恩。諸流徒在路。尚蒙旋反。况未發。而乃遣邊戍。按守宰祿潤。旣優。犯法逃走者。尚蒙恩宥。今此制。恐非均一之法。門下以成式旣班。不許懷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今制勳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雖欲抑絕。姦徒匪爲。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以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

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勲品以下徒乖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急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經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壅進違古法退乖今律輒率愚見以爲宜停世宗納之除車騎大將軍懷素曰蕭寶卷肆厥淫昏月滋日甚崇信姦回骨肉猜叛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東襲上流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口持兵觀望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竝罹災禍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啓之期吞并之會乘厥蕭牆之釁藉其分崩之隙直指歷陽兼據瓜步緣江鎮戍達於荆郢奮雷電之威布山河之信吳會指期可舉昔王濬有言皓若暴死更立

賢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則勅敵也若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疆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諳利脫江湘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壽春容不自保淮揚將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望清蕩江區實在今日會衍事克遂停懷又表曰昔世祖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弑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定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奉迎高宗纂承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司徒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勲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位於京兆王先臣時屯於武川被

兼上狀也

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遂命先臣持節授皇
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劼狀秘書稱其亡父與
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劼鉅鹿郡公臣時丁艱草土不
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
臣舊勲時蒙勅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
雍臣復陳聞時蒙勅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爾不白竊
惟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寶曆不墜近則陳力高祖神器有歸
如斯之勲超世之事陸麗文功而獲河山之賞臣家勲勞不
霑茅社之賜得否相懸請垂裁處詔依比授馮翊郡公加侍
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俗考

論殿最先決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遙遠加連年旱儉百姓
困弊懷術命巡撫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后父于勁
勢傾朝野勁兄于祚與懷通婚時爲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
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劼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
與懷親舊貪汙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君之口
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
之所也明日公庭乃是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不能對
揮淚而已懷卽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懷又表曰
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
可菑畝然主將叅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始給百姓困弊日

史記卷之百三十六
滋請諸鎮水田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鎮將以下
奪祿一周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
鎮八百餘人黎庶怨嗟僉曰煩猥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詔
從之所上事宜四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有告蠕蠕率
十二萬騎六道竝進欲直趨懷朔南寇恒代詔懷出據北蕃
指授規畧以便宜從事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稍一枚懷拜
受訖於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能
堪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
悍之衆當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
蠕遁去懷旋恒代案視諸鎮要害可以築城置戍之處及儲

粟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蠕蠕遊魂
鳥集水草爲家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
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
習業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
血之類鳥宿禽居之徒親校長短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
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
早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事蕩盡今遣尚
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遏形便謂準舊鎮東西
相望築城置戍令形勢相接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
隨便剪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強盛遊騎之寇終不敢攻

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北方可無憂矣。世宗從之。今北鎮諸城，東西九城是也。遷驃騎大將軍，卒。諡曰惠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政當舉大綱，何須太子細也。譬如爲室，但外望高顯，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非屋之病也。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友。雅善音律，雖在白首，燕居之暇，常自操絲竹。子雍爲夏州刺史，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爲亂，統萬胡應之。子雍嬰城自守，善撫綏，得人心。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民無叛志。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寮屬云：今天下分析，京師音信斷絕，不宜父子如此分張。何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畧。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此吾死地，更欲何求。守

子雍東行
失策乃能
以敗爲功
忠誠所感
通

以來，歲月不淺，所患乏糧。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還與若固守，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外，哭而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雍行數日，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執。子雍密遣人齎書與城中云：大軍在近，努力固守。子雍爲胡人所敬，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爲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降。阿各拔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衆，竟隨子雍降。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雍具陳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馬，令其先行。時東夏合境反叛，子雍轉鬪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徵稅租粟，運於統萬。於是二夏漸寧。蕭寶夤爲賊所敗，關右騷擾。子雍旣平黑城，遂率

士馬并募義之民，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斷甃棠橋，子雍大破之，生擒維摩。又破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出自西夏，漸至東夏，轉戰千里，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堡。肅宗璽書勞勉之，除黃門侍郎，封樂平公。葛榮逼信都，詔子雍爲都督討之。會安樂王鑒據鄴反，勅子雍先討鑒。子雍至湯陰，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雍軍，不克。子雍乘機徑進圍鄴城，攻鑒平之。詔與裴衍討葛榮，未至而信都陷。子雍上書曰：「賊中甚饑，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彼來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數旬，賊可坐制也。」而裴衍表求行，詔子雍與衍急進。子雍重表求停，且曰：「苟逼固行，取敗旦夕。」

詔不聽，遂與衍俱進。至漳曲，榮率賊十萬來戰，子雍敗死。年四十。朝野痛惜之，贈司空，諡曰莊穆。延伯少爲統軍，隨叔父子恭西討叛賊，戰必先鋒。子恭見其年幼，常呵制之，而不能禁。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詔延伯率羽林千人赴之。子雍向東夏，留延伯城守。延伯與兵士共分湯菜，固守城陞。及子雍爲胡所執，合城憂懼。伯延喻之曰：「府君吉凶不測，吾方寸焦爛，實難裁割。但奉命守城，所任至重，若以私害公，忠孝並闕。諸公幸得此心，無虧所寄。衆感其義，莫不憤勵。朝廷嘉之，除行夏州事。及後刺史至，延伯率領義衆還赴子雍，平黑城，戰甃棠橋，先鋒陷陳，身擒維摩。至白水，首摧阿非，封浮陽伯。假

冠軍將軍隨子雍北討與葛榮戰歿時年二十四贈涼州刺史子恭尚書北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亡人許周自稱梁黃門侍郎朝士咸信待之子恭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許團并其弟周狀云周梁黃門侍郎心存山水不好榮宦屢辭被怒出爲齊康郡因爾歸國願畢志嵩嶺比加採訪畧無證明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况辭祿漢帝因成其美古先哲王必有不臣之人蕭衍雖竊號一隅至於處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祿而不聽之哉推察情理孟浪實甚假使蕭衍不存雅道逼士作郡未爲死急奚宜輕去生養之士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榮宦志願嵩嶺初

是屆之日卽應杖策尋山

陝汾水乃廣尋知己遍造執事

榮之心既見逃宦之志安在昔梁鴻去鄉賃傭吳會逢萌浮海遠客遼東全志養性逍遙物外考周事實何其懸哉且履歷清華名位高遠計其家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何其孤迥設使當時忽遽不得携將及其來後亦當從法而周兄弟怡然無憂若無種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是故遣辭狀二三真偽難辨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必令獲實乃詔推訪周果以罪歸國假稱職位子恭以軍功封臨汝子拜魏尹卒贈司空

寇讚

寇讚謙之兄也姚泓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爲主歸順拜魏

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榮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
讚南雍州刺史軹縣侯立雍州郡縣於洛陽以撫之流民繼
負白遠而至三倍於前進河南公加安南將軍分洛豫二州
倚郡以益之初讚未貴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
饋位當至方伯封公及貴文以民禮拜謁曰明公憶疇昔之
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不自知得爲州民也讚曰往卿言杜
瓊不得官人謂不然及瓊選整屋令卿猶言相中不見瓊果
暴疾未任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以卿
言瓊之驗知必不孤此望也賜衣服良馬讚在州十七年甚
獲名譽致仕卒年八十六孫祖訓順陽太守弟祖禮河州刺

史孝友敦穆白首同居於父平日所處堂宇設幃帳几杖時
節開堂列拜垂淚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
行反亦如之祖禮弟彌尚書郎爲城陽王徽所親待徽避介
朱兆歸命於彌彌遣人害之

酈範

酈範字世則涿鹿人大將軍慕容白曜南征範爲左司馬師
次無塩宋戍主申纂憑城拒守議者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
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不宜淹留自稽機會纂以我軍
來速攻具不修謂孤城可憑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外
潛威形內整戎旅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尅白曜遂潛軍僞退

纂果不設備。白曜夜部分。明旦騰城。崇朝而尅。白曜將以城人爲軍。實範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爲經畧。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未濡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兵。宜崇德惠。示之信義。然後民心可懷。充青可定。白曜從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必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退散。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曜目範於衆曰。此行有卿三齊不足定矣。軍達升城。太守房崇吉東走。宋青州刺史沈文秀遣使奉牋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帥赴之。範曰。文秀家在江南。擁衆數萬。勁甲堅城。疆則拒戰。屈則逃歸。師未

相逼。竟何所畏。來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不。不若先圍歷城。平盤陽。下梁鄒。尅樂陵。然後方軌連騎。揚旌直進。何患不壺漿道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歷城旣非一朝可拔。文秀據東陽。爲諸城根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圍不固。少遣衆。則無以震敵心。脫文秀有異圖。偏師爲其所挫。梁鄒諸城。必與文秀來相乘。迫腹背受敵。進退失據。雖有韓白。恐無全理。願更思審。勿落賊計。白曜乃止。表範爲青州刺史。以撫新民。遷尚書右丞。範解州還京。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有占夢史武曰。此豪盛於齊下。使君昔臨東秦。恩垂海岱。必當重牧青齊。

史補 卷之三十六
範笑曰吾當爲卿驗此夢復除青州刺史范陽公鎮將元伊
利表範與外賊交通高祖詔範曰伊利表卿造船與外賊交
通規陷卿罪窺覲州任有司推驗虛實利既伏其辜矣卿勿
懷疑綏輯邊服稱朕意焉卒諡曰穆子道元字善長守魯陽
郡山蠻服其威名不敢爲寇除御史中尉司州牧汝南王悅
嬖左右丘念常與臥起悅選州官念通貨賄素懼道元常匿
悅第後還其家道元訪知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有勅赦之
道元殺之於獄并劾悅雍州刺史蕭寶夤有異志侍中城陽
王徽素忌道元以爲關右大使寶夤圍道元於陰盤驛亭亭
在岡上無井旣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衆渴不支賊遂踰

牆而入道元瞋目厲聲叱賊與弟及二子俱被害寶夤殞之
城東贈吏部尚書安定男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
十卷

魏書以酈道元爲酷吏
未當今附酈範之後

韓秀

韓秀昌黎人遷尚書郎延興中尚書奏敦煌一鎮遠介西北
寇賊路衝欲移就涼州羣議以爲然秀獨曰此蹙國之事非
關土之宜也敦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隣疆寇而人素習兵
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路退塞四夷之門若徒就
姑臧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外寇深爲國患

史綱 卷之一百三十六
且敦煌去涼州千餘里，舍遠就近，邊防廢闕，必啓戎心。一旦夷狄內侵，艱難方甚，詔從秀議，除青州刺史、漁陽公卒子務爲郢州刺史，獻七寶牀、象牙席、高祖詔曰：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

堯暄

堯暄，長子人，爲南部尚書，前後從征，及出使檢察三十餘度，皆有克已奉公之稱，賜爵平陽伯。

魏釗

魏釗，本名顯義，字弘理，鉅鹿人，知名梁楚淮泗之間，世祖南

伐，聞而召之，與語大悅，賜名釗，授內都直，師次淮南，諸城未下，釗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畧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能爲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非謂必可保全無患也。以陛下卒徒果銳，殺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降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間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爲是耳。釗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勢，開其生全之路，城中欣悅，明旦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風欵附。世祖曰：卿一言踰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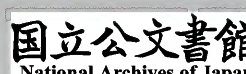
播於四表實卿之力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令劍與諸將統
兵襲討所當無不摧破世祖益喜曰中國士人吾拔擢殆盡
文武膽畧未有若劍者加建忠將軍卒

昔身未其與惠然一旦利可妻于不全河以聖賢未嘗去
非帝非指必何射全無患也且謂可卒我果幾幾就而後人
亦皆若莫前為指然而而火或南与錄果日弄則前無所
不險數日望可百善之軍鬼行雷赫文姓署此河向然前
分即補各之典詰大外恩谷險對內滿直噴火或南滿

史緯卷一百三十七

魏書十
列傳
毛脩之

毛脩之滎陽人劉裕留子義真鎮長安以脩之為司馬及赫
連屈丐破義真脩之被俘世祖平赫連昌獲脩之遷散騎常
侍脩之能為南人飲食手自煎調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
常在太官主進御膳從征和龍時諸軍攻城行宮人少將軍
朱修之宋故將也欲率吳兵為逆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
脩之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變幾作朱修之遂奔焉



史續 卷一百三十一
弘弘送之江南遷修之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修
之中國舊門頗涉獵書傳崔浩與共論說言陳壽三國志文
義典正有古良史之風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
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論武侯
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曰承祚之評亮有過美之譽非挾
恨之言夫亮之相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發奮之時君臣
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
誘奪劉璋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
趙佗爲偶而以爲蕭管之匹不亦過乎且亮旣據蜀弗量勢
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再攻祁山

一攻陳倉踈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以
不戰屈之知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乎修之謂浩言爲然遷外都大官卒修之
在南有四子唯法仁入國高宗初爲殿中尚書法仁聲音洪
大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卒贈南郡王

唐和

唐和晉昌人李氏爲沮渠蒙遜所滅和與兄契携外甥李寶
避難伊吾招集民衆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
王經二十年契遣使歸降爲蠕蠕所逼遂擁部落至高昌蠕
蠕遣部帥阿若追至白力城契戰歿和收餘衆奔前部王時

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子樹、尅高寧、白力
二城、斬其戍主、遣使表狀、世祖賜璽書嘉勞之、和與前部王
車伊洛破安周、世祖遣成周公萬度歸討焉者、詔和率所領
赴之、和下柳驢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度歸攻龜
茲、令和鎮焉耆、柳驢戍主乙真伽謀叛、和領百騎入其城、擒
斬之、西域平和詣闕、世祖優寵之、待以上客、高宗立、拜征南
將軍、酒泉公、爲濟州刺史、甚有稱績、遷內都大官、評決獄訟、
不加捶楚、多得其情、時人稱之、卒、贈酒泉王。

劉休賓

劉休賓、平原人、宋兗州刺史、鎮梁鄒、其妻崔邪利女也、生男

文曄、崔氏歸寧在魯郡、會邪利降、文曄母子與俱入魏、及慕
容白曜軍至、休賓不降、白曜請崔氏與文曄至、以報休賓、又
執休賓兄延和妻子、巡視城下、休賓請待歷城降、當歸順、密
遣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魏軍形勢、文達詣白曜曰、劉休賓
父子兄弟累郡連州、今若歸化、不審明王加何賞敘、白曜曰、
當處以仕南爵位、令文達往見休賓妻子、文曄攀持哭泣、以
瓜髮爲信、文達回復、經白曜誓約而去、文達還見休賓、出其
妻兒、瓜髮謂休賓曰、升城已下、歷城非朝則夕、公早圖之、休
賓撫瓜髮涕泣、密與兒子聞慰議降計、聞慰曰、此文達詐耳、
年常抄掠、豈有多軍、何爲便生憂怯、休賓密遣文達與白曜

期尅日降款文達至白曜喜以酒灌地啓告山河誓不相負
 顯祖詔授休賓平南將軍冀州刺史平原公以詔策付文達
 文達還休賓告聞慰使作降書聞慰執不可白曜遣著作佐
 郎許赤虎夜至梁鄒告城上人曰劉休賓遣文達造僕射許
 降何得違期不來城內遂相維持欲降不得經冬至春歷城
 降白曜遣道固子景業與文暉至城下休賓知道固降乃出
 請命白曜送休賓入代郡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民爲懷寧
 縣以休賓爲縣令卒太和中文暉坐聞慰南叛徙北邊高祖
 特聽還代高祖幸方山文暉求見稱其父功高賞薄封都昌
 子除高陽太守卒休賓叔旋之妻許氏生二子法鳳法武而

亮降冀州
 刺史後降
 懷寧縣令
 聞慰不忘
 奉國可取

旋之亡許氏携二子入魏孤貧不自立出家爲尼高祖大選
 江南才學之士唯法鳳兄弟不蒙收選後與母南奔法武改
 名孝標以孝標才學而不見收錄此辨命所以致
慨也然非如是孝標何由著名江左乎

房士達

房士達清河人少有才氣爲京兆王繼參軍孝昌中郡人劉
 蒼生劉均作亂攻陷郡縣頻敗州軍士達居憂在家刺史元
 欣欲以爲將士達固辭欣乃命其友人馮元興謂之曰今合
 境從逆賊徒轉熾萬一城陷君家豈能獨全急病如此安得
 守常禮乎士達不得已而起率州郭二千餘人東西討擊悉
 破平之武泰初就家拜平原太守抑挫豪彊境內肅然邢杲

寇亂，憚其威名，越郡西度，不敢攻逼。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頻為本州郡守。時人榮之。永安末，朱兆入洛，刺史蕭贇為趙洛周所逐，城內無主，洛周以士達鄉情所歸，請攝州事。卒年三十八，贈齊州刺史，謚曰武。族人景伯為司空長史，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及長弟亡，景伯終喪，蔬食獨處，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景遠居兄弟之喪，亦如之。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先韶少所推尚，每稱景伯行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得病卒，贈齊州刺史。景先年十二，請其母，欲與兄傭賃以供養，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晝則樵蘇，夜誦經史，遂大通。贍授太學博士、太常劉

芳侍中，崔光歎其精博，奏修國史，遷尚書郎。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景伯危坐相對，如賓客。景伯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莫不哀之。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作五經疑問，人稱其該典，符璽郎王神貴益之成十卷，名辯疑。前廢帝時，上之，帝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除神貴子鴻彥奉朝請。景遠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於通衢為食，以食饑者，存濟甚眾。平原劉郁經齊，竟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戚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景遠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忍殺其親？遂還衣物。

身續 卷一百三十七 五
蒙活者二十餘人，益州刺史傅豎眼慕其名義，啓爲參軍，以
母老不應，卒於家。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性溫柔，未嘗
嗔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
方還。文烈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族人勿愍。安
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有客聲，出無所見，還
至庭中，爲群犬所噬，卒。

羅結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爲國附臣。劉顯謀逆，結翼衛乘
輿，從幸賀蘭部，賜爵屈蚘侯。太宗時，除河內鎮將。世祖初遷
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

其忠懇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內，除長信卿。年一百
一十，聽歸老，賜大窰東川爲居業，并爲築城，號曰羅侯城。朝
廷每有大事，馳驛詢訪之。年一百二十歲卒，贈幽州刺史，謚
曰貞。

伊馥

伊馥，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曳牛却行。神麤初擢侍郎，世
祖將討涼州，議者咸謂無水草，唯司徒崔浩勸世祖行。群臣
出後，馥曰：若涼州無水草，何得爲國？宜從浩言。世祖既尅涼
州，大會於姑臧，謂群臣曰：崔浩智謀有餘，吾亦不復奇之。正
奇馥弓馬之士，而所見能與浩同耳。謂浩曰：馥智勇如此，終

有志尚

至公相、浩曰、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能大建勲名、致位公輔、世祖欲以馘為尚書、封郡公、馘辭曰、尚書務殷、郡公爵重、非臣所能荷、任、世祖問所欲、馘曰、中秘二省多諸文士、請參其次、遂拜秘書監、賜爵魏安侯、進河南公、拜司空、為政舉大綱、不為苛碎、與司徒陸麗平尚書事、卒。

薛虎子

薛虎子、代人也、為枋頭鎮將、性剛簡、近臣疾之、因小過黜為鎮門卒、顯祖南巡、次山陽、時山東饑饉、盜賊競起、相州人孫誨等五百餘人、訴虎子在鎮之日、土境清晏、乞虎子仍枋頭鎮將、即日之任、姦徒屏跡、璽書慰諭、遷徐州刺史、時州鎮戍

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饑寒、虎子上表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自古用兵、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兼并者也、今江左未賓、鯨鯢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強豐沛、將何以拓定江關、掃一衡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即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論之於公、無毫釐之用、語其利私、則橫費不足、非所謂公私相益也、徐州水陸沃壤、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三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五稔之後、穀帛俱溢、戍士有豐飽之

資國家有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禁以平吳充國耕西零以
強漢臣雖識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高祖納
之又上疏曰伏惟陛下革前王之弊垂當今之宜定貢賦之
輕重均品秩之厚薄百辟足以代耕編戶享其餘畜甚盛德
也編戶居邊之民蒙化日淺戎馬之所資計素微小戶亦丁
而已計其徵調之費歲乃七練徵責不備或有貨易田宅質
賣妻子今淮南之民思慕聖化延頸企足十室而九恐聞賦
重更懷進退特宜寬省以招未來又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
請止絹六尺歲不滿匹既委邊捍取其必死責之既重祿何
可輕不納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喪者給其殯歛

州內遭水二麥不收上表請貸民粟詔從之高祖曾從容問
秘書丞李彪曰卿頻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績何如彪曰綏邊
布化甚得民和高祖曰朕亦知之沛郡太守郤安下邳太守
張攀賊汚虎子案之於法安攀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賊
虜高祖曰朕度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詔曰沛郡太守郤安
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貪恠獲罪遣子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
民通賊推案虛妄安賜死子他生鞭一百攀及子僧保鞭一
百配敦煌可集州官兵民宣告行決塞彼輕狡之源開此陳
力之效在州十一年卒

宇文福

異刑
以安爲首
故加重與

宇文福其先南單于之族也祖活撥仕慕容垂為唐郡內史
太祖平慕容寶活撥入國為第一客太和初除都牧給事封
新昌侯及遷洛勅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
東拒黃河千里為牧地今之馬場是也從代移雜畜於牧所
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高祖嘉之景明初拜平遠將軍謂都
督彭城王勰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易圖
不獲則壽春難保勰然之遂令福攻建安建安降為懷朔鎮
將卒子延散騎常侍以父老詔聽隨侍福在瀛州大乘妖黨
突入州城奴客死者數人延身被重瘡賊縱火燒齋閣延突
火而入抱福出外還勒眾與賊苦戰賊敗走孝昌中授建威

將軍與万俟醜奴戰歿贈豫州刺史

費穆應人 城臣

費穆代人也拜左軍將軍蠕蠕寇涼州除征虜將軍往討之
穆至涼州蠕蠕退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唯利是視見
敵便走乘虛復出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今欲羸師
誘致冀獲一戰眾然之穆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劣為外
營以誘之賊競至穆伏兵奔擊大破之斬其渠帥六鎮反叛
穆為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崔暹失利崇將班師會諸將曰
朔州白道之衝賊之咽喉不守則并肆危矣今欲選一人留
以鎮捍不知誰堪此任僉曰無過穆者乃表穆為朔州刺史

穆招離聚散甚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皆淪沒唯穆獨據一城四面抗拒久之糧仗俱盡援軍不至乃棄城南走詣闕請罪詔原之爾朱榮向洛靈太后遣穆屯小平及河梁不守穆棄眾先降穆素為榮所知見之甚悅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長驅入洛所向無前者以推奉主上順民心故耳百官士眾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火行誅罰更樹親黨恐不旋踵而難作矣榮大然之遂有河陰之事天下切齒遷中軍將軍魯縣侯梁遣將軍曹義宗逼荊州詔穆為大都督以援之穆潛軍徑進出其不意大破之生擒義宗進趙平公遷車騎將軍與大將軍元天穆討邢杲破平之元顥入京

師穆與天穆既平齊地回師圍虎牢攻之將拔屬天穆北渡人情離沮穆遂降顥以河陰事起於穆責而殺之

快人

韋珍

韋珍杜陵人為尚書南部郎蠻首桓誕降高祖以誕為東荊州刺史令珍為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自懸瓠西人三百餘里至桐栢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降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俗用人以祭珍曉告之曰天地明靈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以後宜代以脯群蠻從之招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封霸城子齊司州民謝天蓋自署刺史規欲內附為齊將崔慧景所圍詔珍渡淮援接齊遣將苟元賓據淮逆拒珍

分鐵騎於上流潛渡親率步士與賊對接旗鼓始交甲騎奄至腹背奮擊破之乘勝馳進破慧景擁降民七千餘戶內徙表置陽城剛陵義陽三郡以處之詔珍移鎮北陽齊遣雍州刺史陳顯達來寇衆欲出戰珍曰彼初至氣銳今且堅守待其疲弊擊之未晚於是憑城拒戰殺傷甚衆相持旬日夜開城門掩擊之賊遂奔潰進爵爲侯遷荊州刺史與尚書盧淵征赭陽爲齊將垣歷生所敗免官珍謂淵曰主上志吞吳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車駕征樊鄆起珍爲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沔北旣平以珍爲建威將軍守魯陽郡高祖謂之曰三鷄險要非卿無以守也卒

贈青州刺史

蘇亮

蘇亮字景順綽從兄也與弟湛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舉秀才至洛陽常景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寶夤作亂以亮爲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八年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太祖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

史紀 卷一百三十一
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遷秘書監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年徵拜侍中卒亮與綽俱知名世稱二蘇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弟湛年二十餘舉秀才蕭寶夤西討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寶夤害中尉酈道元稱兵反時湛臥病於家寶夤令姜儉報湛云酈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旣爲身計不得復作魏臣今以相報死生榮辱與君共之湛舉聲大哭儉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百口屠戮云何不哭哭止謂儉曰爲我白齊

王王以窮鳥投人朝廷假王羽翼寵榮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惑行路無識之言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民敗亡之期旋踵可待蘇湛終不能以累世忠貞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夤復報曰此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白者恐沮吾事爾湛曰凡爲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與長安博徒小兒輩計校豈有幸哉湛恐荆棘生於戶庭也願乞骸骨還鄉里病若不起猶可下見先人寶夤素重之以湛病聽還武功寶夤敗徵補尚書郎莊帝曰聞卿答蕭寶夤辭甚美爲我說之湛頓首曰臣雖言辭不如伍被始終不易自謂過之然臣與寶夤周旋契

淵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守臣節臣之罪也。莊帝悅，遷中書侍郎，以病還鄉里卒，贈雍州刺史。

裴宣

裴宣聞喜人爲太尉長史，上言：凡戰陳之處，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令州郡檢行埋掩，出兵之家有死於戎役者，復其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爲益州刺史，善綏撫，甚得羌戎之心。宣家世以儒學爲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仕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豈非命也。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牒推移，遂至於此。祿後養親，道不光國，瞻言往哲，可一言歸矣。因表求解，世宗不許，乃作懷田賦以敘心焉。及病

篤，世宗遣太醫令馳驛就視，并賜御藥。宣素明陰陽之書，知疾不起，自尅七日卒，年五十八，謚曰定。

辛紹先

辛紹先，狄道人。父淵，涼王李暠將軍。暠子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援歆，身死於難。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常著垂裙皂帽，入魏爲下邳太守，爲政舉大綱，不尚激察，教民治產禦賊之備。宋使蕭道成來寇，道成曰：辛紹先未易侵也。於是不歷郡境，徑往呂梁，卒謚曰惠。孫祥，司空主簿，咸陽王禧妃，祥妻之妹也。及禧構逆，親知多罹罪，祥獨不預，轉并州司馬，有兵藥

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以爲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爭之月餘別獲真賊帶義陽太守白早生反梁遣衆來援緣淮鎮戍相繼降沒唯祥堅城獨守梁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上連營侵逼祥夜出襲其營賊大潰斬武城擒平虜卒贈南青州刺史弟少雍少聰穎有孝行尤爲祖紹先所愛紹先嗜羊肝常呼之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爲司空高陽王雍叅軍積年滯獄造次決之請託路絕時稱賢明遷給事中卒叔穆東雍州別駕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遠遊不反敬文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之經二十餘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

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

柳崇

柳崇解人也爲河北太守初屈郡郡民張明失馬執十餘人詣郡崇見之不問賊事借以溫顏人人問其親老存否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卽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卒官

竇瑾

竇瑾衛國人拜長安鎮將封毗陵公三秦初定人懷去就瑾在鎮八年甚著威惠遷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世祖歎曰國之良輔瑾之謂矣興光初瑾壻鬱林公司馬彌陀以選尚臨

涇公主瑾教彌陀辭託有誹謗之言誅瑾彌陀及瑾三子唯
少子遵逃匿得免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多遵書
官濮陽太守

許宗之

許宗之新城人為殿中尚書除定州刺史潁川公詔討丁零
既平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毀謗之宗之歐
殺超懼超家告狀上超謗訕朝政高宗曰朕為天下主何惡
於超而謗訕如此必宗之誣之按驗果然司空伊穰等以宗
之心腹近臣出居方伯不能盡心綏導而侵損齊民枉殺良
善誣詐不道理合極刑遂斬之

李訢

李訢范陽人父崇馮跋石城太守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
降世祖甚禮之呼曰李公以為北幽州刺史訢母賤為諸兄
所輕崇曰此子相者言貴或未可知使為中書學生世祖幸
學見而異之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之子孫世祖舅
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謂超曰李訢後必顯達益
人門戶可以女妻之杜超卒世祖哭之三日訢以超婿得在
喪位出入帝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有異於眾必為幹事之
臣訢聰敏機辯強記明察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為
助教浩舉其弟子箱盧度世李敷三人給事高彥子祐等訢

浩阿其親戚世祖問浩曰云何不取李老翁兒浩曰前亦謂
訴合選以外出故舍之世祖曰可待訴還籍等罷之遂除中
書助教博士授高宗經高宗卽位遷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
爵扶風公高宗曰朕始學之年情未能專既總萬機溫習靡
暇儒術有關豈唯予咎亦師傅之不勤然故舊不遺所以隆
加爵賞訴免冠謝出爲相州刺史爲政清簡百姓稱之訴上
疏求立學校曰臣到州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
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請於州郡治所各
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貢
之王府顯宗從之以訴治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訴遂驕矜

受取民財及商賈珍寶兵民告言尚書李敷與訴少長相好
每左右之不以奏聞顯祖聞之檻車徵訴付獄拷劾時敷兄
弟將見疎斥有司諷以中旨令訴告敷隱罪可得自全訴謂
其壻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昨來欲爲此取死
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亦不知其事如何攸曰何
爲爲他死敷兄弟事敷可知馮闢爲敷所殺其家切恨之但
問闢弟定知委曲訴從其言趙郡范擲亦列敷兄弟事狀敷
得罪詔訴貪冒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百鞭髡刑配
爲廝役平壽侯張讜與訴語奇之謂人曰此人終不久屈未
幾爲太倉尚書用范擲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

史綱 卷一百三十七
所在停滯，受取貨賂，多者在前，遠近嗟怨。訢弟左將軍璞謂
訢曰：「范擿善降人，以色假人以辭，不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
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諂諛慝，貪冒姦邪，不早絕
之後悔無及。訢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擿。訢既寵於顯祖，
叅決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皆折節事之。擿以無功
起家拜盧奴令，既為眾所怨，盜劫訢宗人李英等，焚燒舍宅，
傷害良善，顯祖崩，訢遷司空，進范陽公，旋出為徐州刺史。范
擿知文明太后忿訢，希旨告訢外叛，太后徵訢至京師，詰其
狀，訢曰：「無之。」引擿證，訢曰：「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爾不顧
余之厚德而忍為此，不仁甚矣。」擿曰：「公德於擿，何如李敷之。」

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擿今何不忍於公？訢慨然曰：「吾不用璞
言，自貽伊戚，悔之何及？」訢及其子令，和令度俱見殺。史臣曰：
魏氏有國百餘年，中任刑為治，嗟跌之間，便至夷滅。竇瑾李
訢時曰：「良幹瑾以小故，訢以夙嫌，而嬰合門之戮，自貽伊戚，
悲夫。」

盧玄

盧玄，字子真，謚曾孫也。神麤四年，辟召儒儁，以玄為首，授中
書博士、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
懷古之情更深。」浩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夫創制立事，
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之。浩不納，竟由此敗。

兼散騎常侍使宋。宋文與語歎曰：卿不愧盧中郎孫。使還卒。子度世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爲時流所重。後以崔浩事匿於高陽鄭罷家。使者囚罷子罷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勉之。其子被拷掠，至以火熱其體，至死卒無所言。度世後爲弟娶罷妹焉。世祖臨江，宋使殿中將軍黃延年致饋。世祖問曰：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世祖詔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爲齊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卒，謚曰惠子。淵字伯源，爲散騎常侍、祕書監。高祖將立馮后，謂淵曰：卿以爲何如？對曰：自古所

馮后不終
自屬後來
之事淵當
特何以異
議

慎宜更簡卜。高祖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曰：雖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淵對如前。馮誕深以爲恨。淵不以介懷。高祖議伐齊，淵表曰：臣按魏晉以前承平之世，未有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者。勝之不足爲武，弗勝有虧威德。昔魏武以弊卒一萬而袁紹土崩，謝玄以步卒三千而苻堅瓦解。勝負不由衆寡，成敗在於須臾。若用田豐之謀，則坐制孟德矣。魏既并蜀，迄於晉世，居吳上流，大小勢殊，然猶君臣協謀，垂數十載。逮孫皓暴戾，上下攜夾，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簡銳，盪滌江右，然後皇輿巡省，告成東岳，則

天下幸甚。又聞關右之民比年以來，競設齋會，以相扇惑，顯然於衆坐之中，謗訕朝廷，無上之心，莫此爲甚。宜速懲絕，戮其魁帥，不爾懼成黃巾赤眉之禍，毫末不扎，斧斤一加，恐蹈害者衆，誠干忤之愆，實深然不忠之罪，莫大詔曰：至德雖一，樹功多途，三王五帝，豈必相因。曹操勝袁，蓋由才略克舉，苻堅瓦解，當緣政刑未至，定非弊卒之力，強十萬之衆也。今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堯湯水旱，未必由兵，關左愚民，已勅禁勒，尋以齊武，殂停師，涇州羗叛，命淵討之，淵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兼侍中。初，淵年四十，嘗詣長安。

西
尚
稱
郎

將還，餞於渭北者五十餘人，有相者王伯達曰：諸君位望，皆不如盧郎，後二十年，當制命於關右，願勿相忘。至是，伯達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敘平生，淵入爲儀曹尚書，齊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以淵爲安南將軍，督諸軍赴樊鄧，淵辭曰：臣本儒生，不習軍旅，高祖不許，淵曰：臣恐曹虎爲周紘耳。陛下宜審之，虎果僞降，詔淵進取南陽，淵以兵少糧乏，請先攻赭陽，以近葉倉故也。淵攻赭陽，爲齊將垣歷生所敗，免官，尋爲徐州京兆王愉長史，愉年少，事無巨細，皆決於淵，淵誠信，御物甚得民和，徐州刺史沈陵有叛志，淵屢表聞朝廷，不納，陵果叛，二州咸相扇惑，淵唯歸罪於陵，餘皆赦而撫之，衆心乃

安除祕書監卒。子道虔尚孝文女濟南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驕淫，聲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虔所害。宣武祕其事，不苦窮之。爲幽州刺史，卒贈司空。道虔再娶司馬氏，見出更聘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從弟輩隔紗幃以聽焉。元氏生昌衡，知名。兄子懷仁恬靜閑雅，除弘農郡守，不之任。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大甚，衍以爲然。淵弟昶字叔達，兼散騎常侍，使於齊。高祖勅昶曰：卿等至齊，勿存彼我，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致慮，若有親識欲見，便見。

須論卽論。盧昶是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凡使人之體，以和爲貴，勿相矜誇。見於言貌，昶至值齊明篡立，高祖討之，昶兄淵爲別將，齊明遂酷遇昶等。昶聞南人云：兄旣作將，弟乃爲使，大恐。淚汗交橫，齊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謁者張恩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中。昶還，高祖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昔人流放海隅，猶抱節致命。卿不能羈首長纓，何乃俛眉飲啄，有生必死，修短幾何？殺身成名，貽之竹素，如何甘彼芻菽，自同犬馬？匪獨遠慙蘇武，亦且近愧思寧。昶對曰：臣器乏陸隨，忝使閩越，屬蕭鸞昏狂，誅戮無道，恐不得仰奉明時，歸養老母，苟存尺蠖，屈以求伸，負辱朝

命罪宜萬死遂見罷黜景明初遷黃門侍郎洛陽縣獲白鼠
 昶奏曰謹案瑞典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則
 白鼠出臣聞妖不妄生咎彰則至此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
 郡闕黃霸之尹縣無魯恭之宰不念安民唯思潤屋人民嗟
 怨暴貪彰聞往歲法官案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戒
 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風請託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
 輒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侮上
 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
 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伏願陛下垂獻詰之鑒察妖災之
 起輕徭省賦與民休息姦回貪佞棄之於市則百縣不嚴而

自肅矣詔曰鳳凰不至白鼠降咎尚書讜言朕實嘉美轉行
 中兼吏部尚書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白鼠更相朋
 附時論鄙之出為徐州刺史昶表言琅邪民王萬壽笑人獎率同
 盟攻掩胸城斬衍戍主劉晰并將士四十餘人傳首至州臣
 遣郟城戍副張天惠率驍勇往赴之衍郁洲遣軍拒天惠天
 惠與萬壽內外齊擊俘斬數百即據胸城詔遣羽林虎賁四
 千人赴之昶儒生本少將略司馬羊燮掩昶耳目將士怨之
 胸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梁昶先走諸軍相尋奔
 遁遇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國家經略江左
 唯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胸山失利最甚世宗遣黃門甄

史綱 卷一百三十一
琛鑠昶窮其敗狀免官未幾除雍州刺史卒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撫其在徐州戍兵疾親自檢恤番兵年滿不歸願充役終昶一任然後還人庶稱之子元明字幼章爲中書侍郎未熙中居洛東緱山作幽居賦友人王由居潁川元明忽夢由携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寤憶二語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今得此夢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卒其亡日卽得夢之夜也天平中拜尚書右丞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好玄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少時從范陽還洛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讀離騷飲美酒便爲

佳士留之數日贈馬幣而別元明再娶鄭氏與兄子士啓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貶之弟元緝凶率好酒曾於婦家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坐客爲司徒司馬卒昶兄子儀僖字遠慶除冠軍將軍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李神儁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好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其見重如此拜太中大夫散職多年澹然自得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知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謂此耳誦乃握義僖

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太后遣中常侍就家勅停內外惶怖義禧夷然自若普泰中除都官尚書義禧少時有穀數萬石貸民以年不熟盡燔其契性畏慎不妄交款居顯位屢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卒贈大將軍謚孝簡昶弟子文符性通率位通直騎散常侍子潛見齊書度世之爲齊州也魏取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傅氏度世外祖母兄之子婦也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老病憔悴度世每見傅氏踞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陷諸崔墜落多收贖之及淵昶並存父風遠親疎屬尊行者莫不致敬閨門有禮爲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

物競父母亡後兄弟同居自祖至孫家內百口豐儉同之親從昆季每旦省諸父出坐別室暮乃入內朝府之外不妄交遊一門三主當世榮之淵兄弟亡後家風衰損子孫多非法幃薄混穢爲論者所鄙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允少孤爲沙門性好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陽平王杜超鎮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後與盧玄等被徵拜中書博士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浩集諸術士考校漢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譏前史之失爲魏曆以示

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謬今譏漢史而不之察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昔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苟欲為變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乎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

晉云方一里為田三百七十頃經史中如此類訛者甚多不可解

問此勅以經授恭宗世祖與允論刑政允對稱旨因問今日何者為先時多封良田而京師遊食者眾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之士數十人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酬今可先補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守令宰民宜使更事浩固遣之允謂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

史記 卷一百三十一
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發黑子問允曰主上問我首于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宜實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咸言宜諱之黑子竟以不實對誅著作令史閔湛性巧佞爲浩信待上言馬鄭王賈雖注六經多疎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諸書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浩薦湛有著作之才湛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氏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浩等被收允時直中書省恭宗召允命驂乘至宮門謂允曰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恭宗見帝言允小心密慎雖與浩同事然允官卑事由於浩請赦之世祖召允問曰國書皆崔浩所作不允對曰

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總裁而已臣作多於浩世祖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理恭宗曰天威嚴重故允迷亂失次臣向私問之云皆浩作世祖復問如東宮言否允曰臣罪宜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一命實未問臣臣不敢迷亂世祖顧恭宗曰允臨死不移人情所難且對君以實貞臣也遂宥之時世祖怒甚勅允爲詔自浩以下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未作頻詔催切允乞更賜召見詔引見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所敢知若直以犯觸故恐罪不至此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怒息乃曰非此人當有數千口死矣唯

史紀 卷一百三十七
浩族滅餘止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讓允曰卿何故不從我言怒帝如此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爲人君者慎焉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在朝無蹇愕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正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恩違心苟免非臣之意也恭宗動容稱歎允後謂人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故也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利允諫曰昔之

明王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至公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販酤市鄽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乃與市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率喪其國漢之靈帝列肆販賣私立府藏終致覆亂前鑒若此甚可畏懼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不納恭宗薨允久不進見後因召入允升階獻欵悲不能止世祖流淚因命允出左右相謂曰高允無故悲泣令至尊哀

傷何也。世祖聞之曰：汝不知高允悲泣之故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得免，允見朕，因憶東宮，故悲耳。高宗卽位，允頗有力，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獨不及，而終不言。給事中郭善明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未安前殿，足以會朝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修壯麗，以爲異觀，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方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高宗納之，允以風

俗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上疏曰：前朝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送葬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化，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因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給妓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採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媾，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近制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人掖庭，而以作合。宗主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過此。今皇子娶妻，多出官掖，令

舜都蒲坂
而葬蒼梧
卽季子嘉
博之意

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三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傷生奉死，聖人所禁。夫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復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鉅萬，一旦焚之，以為灰燼，上為之而不輟，乃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立戶，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祭饗之禮而已。今葬者之魂，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

奇

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醉酒喧譁，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污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陛下當百王之末，踵亂晉之弊，而不毅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好直言，高宗從容聽之。常觸忌諱，帝命左右扶出。後允求見，高宗屏左右以待之。朝臣莫知所言。時有上書陳得失者，高宗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不於人中諫之，而於家內隱處，以父子之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豈非彰君之短，以明己之善乎？朕有是非，高允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皆侃侃陳說，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言，可謂忠

至遠陞高
安得人人
面陳

幸第還是未信

允子亦作太守
允拜中書令云不能
官以著作知故也

矣。汝等在左右，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徒把弓刀侍朕左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能不媿乎？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恆呼令公而不名。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即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廚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清貧，豈過此乎？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為長樂太守，固辭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百數十人，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諸子樵採以自給。尚書竇瑾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氏沒入縣官，後

以老得免，親故莫有恤者。允護養之，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領祕書監，封梁城侯。游雅嘗謂張偉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愠喜之色。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崔公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後見司徒蒙譴，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辭議清辨，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為之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宗愛用事，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舉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獨揖衛青，亦何足異。所

謂矯矯風節者非斯人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稱於鮑叔，良有以也。顯祖居諒闇，引允禁中，參決大政。詔允曰：「稽之舊典，郡縣宜置學官。」卿儒宗元老，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請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允以老疾，上表乞骸骨，不許。嘗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在朝皆後進之士，居里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慨然長歎。作徵七頌，述范陽盧玄等三十五人，以寄其意。皇興中，詔兼太

酒有何狀
物字為穩

常至兖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也。」顯宗欲立京兆王子推，問諸大臣，允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於是傳位高祖，賜帛千匹，遷中書監。自高宗迄於顯祖，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年薦高閭以自代，進爵咸陽公。允時年將九十矣。允上酒訓曰：「酒之為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為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高祖善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允年近期頤，而志識無損。詔樂部絲

郊祀人臣
既不能執
事乃乘車
觀朕故馬

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
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詔朝脯給膳朔望致牛
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時貴臣之門羅列顯
官而允子弟獨無官爵魏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
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譴咎真君中以獄訟留滯令中書
以經義斷疑事允引經評刑三十餘載人稱平允常歎曰皐
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歷世雖久
猶有刑之餘釁況在凡人能無咎乎十年上有事西郊詔以
御馬車迎允就郊所版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脅三處高
祖遣醫護治存問相望卒年九十八初允謂人曰吾在中書

高祖允
禮而不
亦毫及
之矣

有陰德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先卒旬日微有不適猶
不寢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遣醫李修往觀之告以無恙修
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珍羞酒光鹽醢
百有餘品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慰問相屬允曰
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瞻客矣表謝而已不慮及他
數日卒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絲
百匹穀千斛以周喪用魏氏以來贈賜莫及焉贈侍中司空
冀州刺史諡曰文賜命服一襲允弟燮每詔徵辭疾不應恆
譏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卒於家此人

李璨

李璨趙郡人身長八尺五寸爲中書郎天安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博陵公尉元率衆迎之以璨參軍事軍達九里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使遂不至時宋將張永屯下碭元令璨入彭城說安都安都卽共載赴軍元軍入城其夜永攻南門不克退還時永輜重在武原璨勸元乘永失據攻永光船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大雪永軍凍死者萬計遂定淮北爲兗州刺史賜爵始豐侯卒

崔秉

崔秉博陵人陽平王顯爲定州以秉爲參軍帶毋極令時甄琛爲長史秉因言競之間以拳擊琛墜於牀下琛以本縣令

膽氣何在

長笑而不論彭城王勰征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爲部卒勰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除燕州刺史爲杜洛州所圍秉堅守歷年子安平男仲哲泣訴詔除仲哲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到下口譚戰敗仲哲死之秉率城民奔定州免官太昌中除驍騎大將軍卒

尉元

尉元代人也爲北部尚書封太昌侯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顯祖以元都督東道諸軍事與陽城公孔伯恭赴之宋東平太守申纂詐降元外示容納而密備之兗州刺史畢衆敬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

史綱 卷之一百三十一
授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與安都入城令伯恭精
甲二千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宋遣將張永沈攸之討安
都屯於下碭元命安都伯恭固守身率輕銳擊呂梁絕其糧
運永等夜遁安都乘勢追擊元測永必奔亡身率衆軍邀其
走路大破之於呂梁東斬首數萬級生禽宋梁秦二州刺史
垣恭祖收其船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元表曰彭城倉廩虛
罄人有飢色求運冀相濟亮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清
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元復表曰臣受命出疆再離
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雖淮岱獲振
而民情未安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

猶未擒定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
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
邳入沂水經東安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
淮揚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處不服青冀雖
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
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
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
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旣降敵因
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民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
卒未可拔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

史紀 卷之一百三十七
之罪惟天鑒諒照臣愚款宋遣沈攸之領卒數萬沂清而進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傷殘手足瘡瓦膝行者盡送還以沮其衆會泗水暴竭宋軍不得進伯恭大破宋軍攸之遁走元與宋徐州刺史王玄載書示以禍福玄載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而遁於是遣高閭與張儼對爲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以安初附拜元徐州刺史淮陽公元表上黨令薛念祖臨縣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念祖撫綏招集前後歸附戶至二百有餘睢陵人趙憐等稱念祖善於綏撫乞念祖爲睢陵令必能招集離叛成立一縣顯祖從之太和初遷內都大官進淮陽

王齊高祖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蠶起以元威名夙振使總率諸軍以討之東南清晏入爲侍中遷尚書令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王爵封山陽公元表曰臣以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臣初克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兗惟以彭城旣固故永等推屈今彭城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呼延籠達因負罪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斯戮又圍城胡人王敕懃負豐南叛每懷奸圖招誘

史籍 卷之一百三十一
同黨請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民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為宜詔從之以老乞身許之元詣闕謝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八月詔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於萬國垂德教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少著英風老敷雅化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養國老庶老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元颺言曰人之所崇莫重於孝

況事如事
交兄也

順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經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願陛下念之以教黎庶高祖拜受禮畢賜步挽一乘詔曰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冲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公以老重卿以更雖更老非官耄耄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元疾篤高祖親幸省疾卒年八十一謚曰景桓

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晃之玄孫高祖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僕

史紀 卷之十一
射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眾敬，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宋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拒遏王師。加白曜都督諸軍事，屯於碯碯，以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拔其城。纂遁，追斬之。回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旣至升城，襲糜溝垣，苗二戍破之，得粟十餘萬斛。軍糧充足，旬之內，連拔四城，威振齊土。顯祖下詔褒美。升城不降，白曜縱兵臨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宋遣將吳愷、公寇彭城尉元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次取丘，會崇吉盜宋盤陽城，以贖母妻。

白曜進攻宋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爲書以喻之。有曰：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道固不降，白曜築長圍以困之。道固及兗州刺史劉休賓並面縛降。白曜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於京師。徙二城民望於下館，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餘爲奴婢，分賜百官。白曜在軍，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長孫陵攻宋青州刺史沈文秀於東陽，文秀遣使請降。軍入其郭，頗有虜掠。文秀遂嬰城拒守。白曜進討，東陽克之。文秀抗倨不拜，白曜忿而撻之，獲倉粟八十五萬斛，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三百餘。三

百曜初附
乙渾既有
勤勞未減
其罪可也

齊欣然安堵樂業拜青州刺史濟南王初乙渾專權白曜頗
附之乙渾既死遂誅白曜云謀反叛時論冤之少子真安年
十一見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
位高功重若有小罪必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太
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白曜辛勤於軍旅之際
契關於石矢之間方難既夷受胙河山六十之年寵靈已極
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而欲僥倖更邀非望此愚夫之所弗為
也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不紹天下衆庶
咸共哀憐高祖覽表哀愍之白曜弟子契為宰官南安王楨
有貪暴之聲遣中散閻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隱

而不言事發文明太后引見羣臣曰前論貪清皆云克脩文
祖時在其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卿
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小人之心無定常
王之法有常以無恆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
高祖曰契知心之無恆即知貪之惡矣何為求退遷朔州刺
史卒諡曰克慕容氏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忌而誅之其遺
免者不敢復姓皆姓與氏延昌末詔復舊姓其子女入掖庭
者特多於他族

胡叟

胡叟字倫許臨涇人少聰敏學不師受好屬文既善典雅之

百餘身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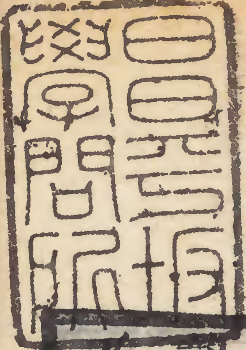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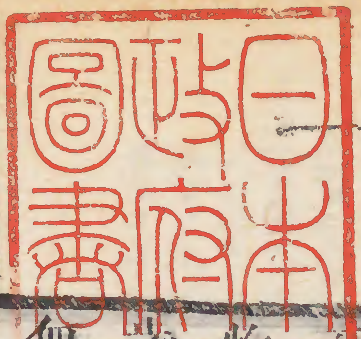
詞又工時俗之句以姚氏將衰匿名入關見其政亂遂入漢
中宋梁秦二州刺史吉翰授以末佐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
蜀僧法成率沙門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惡其聚眾將加
大辟叟啓申之得免法成遺叟珍物價直垂餘匹叟曰緯蕭
何人能棄明珠吾爲眾請何以財爲一無所受在益土五六
載北見楊難當西見沮渠牧犍牧犍不識之叟爲詩別所知
廣平程伯達伯達留之叟曰貴主奉正朔而不淳慕仁義而
未允地陋僻而僭徽號徐偃之轍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
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闕也歲餘牧犍降叟旣歸國拜虎威將
軍賜爵始復舅家於密雲蓬室席門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

城宗舒曰我高棲遜焦先而生活勝之高宗使叟作傲宋及
蠕蠕文叟不治產業常苦飢貧養子字螟蛉以給養每至貴
勝之門乘犂牛敝韋袴褶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階飽便盛
餘食以餵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厚遺
之不受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紆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
弦韋爲幽贊彼此可無媿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李璨璨被
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曰李子今若脫體上袴褶
衣帽欲作何計也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
春秋祭祀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
上谷侯法儁攜壺執榼至墳間拜奠畢於空靜處與知交餽

史記 卷之一百三十一

身錄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三

其餘時泚潛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許赤虎裴定宗問潛曰再三之惠以為厚矣子於胡叟何得恆爾潛曰叟有孝思故給其時祭耳人以潛為君子高閭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手自辦集館宇卑陋而飯菜精潔見其二妾年衰跛眇衣服穿敝閭見其貧以衣物贈之亦無所辭閭作宣命賦叟為之序密雲人皆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卒無子無人營主喪事胡始昌迎殯之於家葬於墓次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叟與始昌雖宗室而所好各殊於其存也往來甚簡及亡收恤乃厚議者以為或緣求利品秩也



壹元二西

